



风雅千年, 绝代芳华

——从《诗经》中走来的女子

作者 张丹

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自这首爱情诗在时光里悠然吟唱起,《诗经》中的女子便注定自带脱俗风骨,携着先民独有的审美意趣,从千百年的岁月中款款走来。

“渺渺兮予怀,望美人兮天一。”合上《诗经》,闭目沉思,可知此书所载诸女子皆绝代佳人,而又各见风韵,故其美在风骨,亦在韵致,皆恰到好处。

一见《诗经》女子,便“误”终身,故《诗经》中所写的女子自然也就成了永恒美好的象征,而《诗经》中描写女子美貌的标准成为后世审美的圭臬,也成了为女孩取名的源头与范本。

有友人名“姝”,其名确系《诗经·静女》中诗句“静女其姝,俟我于城隅。爱而不见,搔首踟蹰。”所出,故而极自然、妥帖地引出那位美丽温婉的女子:她静立城角楼等候情郎,又娇羞含蓄地藏起身形,情郎搔首踟蹰,心生期盼。十六字写来,女子娇美灵动、含羞矜持诸多神采皆跃然纸上,呼之欲出。因此也顺理成章地得出极好的结论:传统女子的温婉矜持,实自此静女始。

静女矜持娇羞,自然容易勾起男子爱意,也令其心焦不安,因此静女身上所表

现的含蓄之美,实是千百年来对后世女子极好的示范。

我最偏爱《诗经》中所绘的那位清丽脱俗的女子,即《野有蔓草》中所写之辞:“野有蔓草,零露漙漙。有美一人,清扬婉兮。”她眉目清扬、温婉可人,自远古之风中走来,在草木蔓发的绿野间徐步闲游,如晨露般明净澄鲜,又绝无人间烟火之气,故而清清爽爽,不染红尘浊气。唯江上之清风、山中之明月,方是与其幽兰般清雅气质、诗心般温润情怀最相配的事物。

“清扬婉兮”四字,寥寥数笔,便将这位女子的仙气飘飘与柔情似水尽数勾勒,让人心生暖意,恍然发觉,人间草木,世间万物,原是这般温柔美好。

《诗经》中最具梦幻韵味的女子见于《月出》篇:“月出皎兮,佼人僚兮,舒窈窕兮,劳心悄兮。”月光清澈皎洁,天地间都浸润在一层柔和朦胧的光晕之中,万物仿佛都沉浸在优美的小夜曲中。因此月下有位佳人缓步而来,体态窈窕,衣带飘摇,真似月中仙子临尘,清辉流转之处,她的身姿曼妙纤柔,仪态万方,娇美绝伦。

诗中并没有直接描写她的容貌,却把其

体态之柔、风神之媚刻画得入木三分,留给世人无限的遐想与梦幻空间,因此自有一种留白之美。这般诗意的女子,仿佛只应出现在梦境之中,让人心生憧憬,跨越千年依旧念念不忘。

而《诗经》里最具神秘色彩的女子,莫过于《蒹葭》中那位位于水一方的“伊人”。全诗对蒹葭苍苍、白露晞晞、求而难达之途都作了极好的描写,却始终没有写其容貌,故而后世之人跨越千年,仍有人为寻其踪迹而跋山涉水、舍身忘阻,纵前路漫漫,险阻重重,也在所不辞。那么,那真正的伊人究竟在何处?在水中,在水之湄,在水中,又在彼,又若皆非。此种含蓄留白,反成绝妙之境。

她神秘,更勾得人心生向往,也极易激起人们的征服欲,故而世人都愿意披荆斩棘,去追寻那水边若隐若现的情影。这抹在水一方的倩影,便是世人心中,那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吧。

若问《诗经》中哪位女子最亮眼、最惊艳,那必定是《卫风·硕人》中那位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的庄姜。她也是《诗经》中唯一被正面、细致地描写容貌的女子。“手如柔荑,肤如凝脂。领如蝤蛴,齿如瓠

犀。螭首蛾眉,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。”

她双手柔嫩如新生茅草,肌肤莹润如凝脂,脖颈纤长似蝤蛴,牙齿洁白如瓠籽,额头丰润,蛾眉好胜,一笑时眼波流转,眉目流情,千娇百媚,真有画中仙子之风神。因此她的容貌也自然地成了后世评论女子之美最恰当、最经典的标准,即“皓腕凝霜雪”。更难得的是她又出身名门望族,实为世间难得一见的白富美。

此女子明艳动人,本宜享世间诸种美好,但史书记载她婚姻寒凉,红颜薄命,让世人为之叹惋。

“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”,已成经典,入心入骨,将女子的顾盼生辉、眼波盈盈写得极其生动,仿佛一位水灵动人、眉目如画的女子,立于眼前,眼含星芒,含笑回眸,向人轻盈招手。

千百年来,世人总在追寻《诗经》里女子的模样,她们从未走远,始终藏在世人的梦里,映在岁月的光里,依旧鲜活如初。愿这一抹抹动人的倩影,皆能如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般美好,愿她们在“灼灼其华”的青春芳华里,都能得遇良人,“之子于归,宜其室家”,觅得良人,安稳一生。

春野春上春树

作者 唐筱毅

春风一渡,乡间的树便醒了。柳先抽芽,香椿冒尖,槐吐新蕊,一树一树,把农家的春天撑得饱满又温柔。老辈人常说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于我们这些乡间孩童而言,最是近水楼台的,便是这满村春树,和枝头上藏着的一整个春天的滋味。

儿时的春天,总与爬树分不开。那时候个子矮,目光却总往高处望,望着老构树上一串串饱满的嫩芽,望着洋槐枝间缀满的白花,望着香椿树顶最先泛红的嫩芽,心里便痒得厉害。村里的孩子似乎天生就会爬树,脱了布鞋,光着脚板,双臂抱紧树干,双脚蹬住树皮纹路,身子一缩一窜,几下便攀到了树杈间。风从耳边掠过,脚下是松软的泥土,头顶是触手可及的春色,那种登高的欢喜,是任何玩具都换不来的。

爬树不为贪玩,多半是为了一口春味。构树芽是最先登场的,嫩生生、甜滋滋,将上一大把塞进嘴里,清甜瞬间漫开。有时贪多,衣襟口袋塞得满满当当,

带回家交给母亲,开水一焯,拌上蒜泥,便是一道应季的小菜。洋槐花开时,满村都是清香,站在树下仰头望去,一片雪白。我们勾着低处的枝桠,小心翼翼地摘下花串,生吃清甜,熟食软糯,连空气里都飘着温柔的香气。

最让人惦记的,还是香椿。老家房前屋后总栽着几棵香椿树,树龄老,枝干粗,一到春天,顶端便冒出紫红的嫩芽,当地人管这叫“春天”。这芽生得高,往往要爬到较粗的枝桠上才能够到。我总跟在长辈身后,学着他们的样子,轻手轻脚折下嫩椿芽,心里满是收获的欢喜。外祖母最会做这口鲜,开水焯过,凉水一镇,拌上辣椒蘸水,便是一道“凉拌春天”。后来读到康有为写香椿,“食之竟月香齿颊”,觉得他说得对,又觉得他说得不够,那香气里,分明还掺着外祖母的唠叨和树下的目光。

柳树吐翠的时候,我们折柳条做笛子。选表皮光滑的嫩枝,截一小段,轻轻一拧,抽出里面的白木条,一个青青的柳

笛就做成了。呜哇呜哇地吹,调子谈不上好听,但那股子春天的劲儿,全在里头了。

树下的春光也从不寂寞。爬树累了,便往田埂边一蹲,蒲公英顶着白绒球,荠菜铺展着嫩绿叶片,车前草、灰灰菜、马齿苋、野葱蒜……藏在泥土里,只露出一点点芽尖。这些不起眼的野菜,是农家春日餐桌上的常客。我们挎着小竹篮,漫不经心地挖着,与其说是觅食,不如说是与春天嬉戏。偶尔认错了野菜,引得大人一笑,自己也跟着羞赧,这些细碎的趣事,悄悄缀在了童年的春光里。

那时的春荒,是野菜与树芽一起撑过来的。它们不声不响,却用最朴素的滋味,填满了农家的饭桌,也温暖了一代人的岁月。我们在树上攀援,在地上捡拾,把整个春天都攥在了手里。

陶渊明写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”,说的就是这样的春天吧。树在,春天就在;春天在,人就永远是那个仰着脖子、光着脚丫的孩子。

窗棂织春

作者 欧毓毓

清晨,第一缕光轻吻窗棂,老旧木格,如沉睡的织机被阳光温柔唤醒,缓缓开启编织起春日绮丽的梦境。细碎花影,是灵动的丝线在青砖地面欢快跳跃穿梭,似精灵舞出斑斓画卷,勾勒出春之诗笺的轮廓。风,轻轻走过,携来泥土芬芳,像在为织机哼着轻柔的歌谣。每一针线,都饱含着希望,让温暖在心底静静流淌。花影时而聚拢,时而飘散,诉说着时光的温柔与浪漫,又似热情迎接新一天开场。让生活满是憧憬与期盼。窗棂啊,你这默默的织者,用光影魔法,把春意进心房,让平凡日子也有了诗意。点亮生命对美好的向往,在你的编织里,生机在绽放,生命执着奔赴美好的远方。愿这春之锦永远绚烂悠长,温暖岁月,让幸福静静生长。

